

1

外国诗

WAI

GUO

SHI

353
外 国 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310,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9}{16}$ 插页 2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3,800

书号 10208·145

定价 1.10元

目 录

致读者(编者) 1

歌德:向青年诗人进一言(刘半九译) 4

歌德艺术语录(刘半九译) 7

雨果诗选(闻家骊译) 12

魏尔仑诗选(罗 洛译) 22

华滋华斯诗五首(杨德豫译) 32

詹姆士·斯蒂芬斯诗抄(屠 岸译) 39

桑德堡诗抄(赵毅衡译) 55

艾略特:荒原(裘小龙译) 80

十二月党人诗抄(魏荒弩译) 107

阿赫玛托娃诗选(乌兰汗译) 123

聂鲁达《平凡的颂歌》选译

(孙 玮译) 141

博尔赫斯诗一束(王央乐译) 187

松尾芭蕉俳句选(林 林译) 208

《万叶集》和歌选译(李 芒译) 217

日本现代诗二首(孙 钿译) 251

济慈论诗书信选(周珏良译) 264

关于济慈的诗歌(王以铸) 283

关于艾略特的评论两篇(其 翔译) 297

T.S.艾略特对诗和批评的滥用(阿·威斯特)

“新”诗歌(贝尔吉翁)

T.S.艾略特谈他的创作

(多·霍尔记 程 红译 程代熙校) ... 337

《荒原》解(赵毅衡) 352

日本文学怀古

——从芭蕉《万叶》到《源氏物语》(孙康宜)

..... 363

致 读 者

一，诗人因时代、国度、气质等等有所不同，诗也会因题材、形式、感情状态等等有所不同；而诗之所以为诗，诗对读者产生感染作用的基本规律，古今中外应当是一致的。正因为诗不象诗人那样有古今中外之分，我们今天才能读古老的《离骚》、《九辨》，也能读遥远的桑德堡、聂鲁达；能读郭沫若的《女神》、冰心的《春水》，也能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

二，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诗歌创作，当然首先以本国人民的现代生活为土壤。但是，任何有才能、有成就的诗人都力图扩大自己的感受范围，决不甘于杜目塞听或坐井观天。更何况到了二十世纪末叶，人类的世界观和世界感变得空前深广。为了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我们的诗人有必要从感官所及的各个方面摄取营养，外国诗当然更应当是借鉴的对象。事实上，我国现代诗人从外国诗接受积极的影响，例子是很多的。

三，近年来，为了打破过去闭关自守的精神状态，全国出了不少外国文学刊物。通过文学来了解世界，确是一种可靠的办法。但是，编者多半把眼光集中在小说、戏剧方面，而对诗歌（如对文艺

理论一样)偏很少关心。作为帮助读者了解外国的手段,反映社会生活诸相的小说、戏剧固然是重要的;须知诗歌直接抒发一国人民的生活感情,它作为这种手段的重要性更不能低估。一般外国文学刊物的编者对于诗的轻视或忽视,因此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四,这种可遗憾的现象,又自有其内在的原因。译诗很难,评论译诗更难。我国译介外国诗,也是从“五四”前后开始的。大半个世纪以来,诗歌翻译一直处于自发状态,论成就远远赶不上小说、戏剧等散文翻译。今天的翻译小说较之当年林琴南先生的译笔,相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而一般的译诗(除个别成就外)仍然由于译介者的审美标准不同,使读者陷于莫衷一是的困境。文学翻译不同于科技翻译,取决于译者本身修养的程度是很高的,在译诗方面尤然。如何通过多方面的切磋琢磨,把译诗的实践和理论提高一步,是翻译界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五,由于以上原故,我们觉得有必要专门为外国诗开辟一个园地,供热心的精神园艺家们来移植、嫁接、栽培一些闻名不如见面的奇花异草。

六,定名《外国诗》,当然以发表外国诗作的译品为主。古今名篇都属于选材的范围。为了便于我国诗歌界借鉴现当代外国诗人的表现方法,将侧重选刊十九、二十世纪的作品。

七,要理解一篇文学作品,不依仗任何背景知识,阅读作品本身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这是西方所谓“新批评”派的观点。这个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品,又常常是某种流派的某种理论的产物;如果对有关理论有所理解,反过来当会

更有助于理解有关作品。可以引中国诗歌史上所谓“味在酸咸之外”的“神韵说”为例，更可以引第一次大战以来西方诗歌界的种种试验（如法国的象征派、德国的表现派、英美的意象派）为例。因此，我们认为在介绍外国诗作的同时，也不妨译载一些有关的外国诗论。当然，这些论文的观点不拘一格，仅供国内研究者参考，并不反映本刊编者的意见。

八，诗是诗人的创作，诗和人是密切相关的。读了诗，我们被引起了好奇心，往往更想了解一下诗人本身。因此，同时还准备发表一些外国诗人的小传、轶事、书简以及写作经验谈之类。

九，也不能单方面进行输入性的介绍。国内的译者、读者对于外国诗的意见和要求更值得重视，更应当在这里得到反映。因此，还有译者、读者论坛一栏，包括对外国诗原作的分析、对译诗的评论、对诗歌翻译规律的探讨，以及对选材方面的建议等等。这些评论的观点完全属于争鸣的性质，同样并不代表本刊编者的意见。

十，总之，我们想把这个刊物办得更丰盛一些，更活泼一些，更适应需要一些。要达到这一点，编者能力有限，离不开读者、诗人、诗歌翻译家和外国文学专家们的指导和帮助。

编 者

向青年诗人进

我们的大师是这样一种人：我们在他的引导下持续地练习一门艺术，他待我们逐渐达到娴熟之后，便按部就班地给我们传授一些基本原则，我们照着这些原则做去，就可以最稳妥地实现朝思暮想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任何人的大师。但是，如果我应当说说，对于德国人，特别是对于青年诗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敢于把自己称作他们的解放者；因为，他们是从我身上才明了，正如人是由内向外地生活一样，艺术家也必须由内向外地产生作用，因为不论他的举止谈吐如何，他始终不过是在显示他的个人而已。

这时，如果他活泼而愉快地从事工作，他一定会显示出他的生命的价值，显示出他由自然所赋予的宏伟或妩媚，也许还是带有妩媚的宏伟。

另外，我还可以谈一下，我曾经按照这个方

一言

歌 德



〔张守义画〕

式影响过什么人；未尝不可说，由此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诗，而且只有按照这个方式^①，独创才是可能的。

幸而我国的诗在技巧方面是如此高超，高尚内容的功绩显示得如此鲜明，以致我们惊奇地看到可喜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个情况还会越来越好，没有人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过，理所当然，每人必须熟识自己，懂得评判自己，因为这里不可能求助于任何异己的外在的尺度。

一切究竟取决于什么呢，不妨一言以蔽之。青年诗人只应当表现活着的继续产生作用的东西，不管它可能以什么形态出之；他应当屏弃一切歪才、妄念、浮辞^②以及任何只具消极性质的东西，因为从那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

我将不惜余力地敦劝我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必须观测自己，俾便在对韵律、词藻得心应手之余，还能在内容方面日益有所成就。

① 指“由内而外地产生作用”。

② Widergeist, misswollen, missreden, 汉译待酌。

但是，诗的内容就是自己生活的内容；这是我们不能从任何人假借的，它也许有些朦胧，但却不会枯萎。所有一切虚荣，即毫无根基的自满自负，将比任何时候更为严重地对待才是。

随心所欲地表白自己，这是一桩极大的僭越；因为这同时表白了，想随心所欲地主宰自己，试问谁又有这份能耐呢？对我的朋友们、青年诗人们，我应当谈谈这个问题，如下：你们现在原本没有任何规范，你们必须给自己提供这种规范；每写一首诗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它是不是包含一段曾经身历过的事件，这段身历又是不是曾经促进过你们自己。

假如你们频频不休地悼念一个由于距离、不贞、死亡而丧失的被爱者，那么你们就没有被促进。那是一文不值的，即便你们为之贡献出如许的技艺与才能。应当执着于不断前进的生活，应当随时检验自己，因为眼前就能证实，我们是不是有才气，而且日后沉思一下，还能证实，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生气。

(刘半九译)

歌 德 艺 术 语 录

1. 美：凡无须深思熟虑、直接引人愉快的一切事物之适宜的
高度的和谐。

2. 素材摆在人人面前，内容只有多少与之相关的人才能发现，
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个秘密。

3. 艺术品的什么比怎样更使人感兴趣；他们对前者还略知一
二，对后者则一窍不通。所以，他们常常强调一些细部，其实在那
些地方，如果认真观察一下，整体并非不起作用，只是不为人人所
知而已。

4. “作者从何处拈来？”这个问题只关系到什么；至于怎样，没
有人知道多少。

5. 除了与人相关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任何世界；除了复现这种
关系的艺术，我们不要求任何艺术。

6. 在每个艺术家身上都有一种胆大妄为的胚芽，没有它任何
才能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当人们想限制才智之士，并为片面的目的
加以收买和利用时，这种胚芽就特别茁壮起来。

7. 为了吹捧艺术家，人们常说：他一切取之于自身。唯愿我不再听到这句话！仔细推敲一下，这类独创性天才的作品大都是些回忆录；谁有经历，谁就能把它们一桩桩写出来。

8. 每当出现一个新的重大现象时，众人就会发问：这有什么用处呢？而他们也未尝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只能通过用处来认识一件事物的价值。

9. 谁要责备一个作者写得晦涩，他应当先检查一下自己的内心，看它那里是不是很明朗。在朦胧的曙暮光中，一篇写得再清楚的文章也是不堪卒读的。

10. 有人说：自吹自擂散发着臭气；大概是吧。但是，外行的不公正的责难又是什么气味呢，公众对此并没有嗅觉。

11. 对于庸才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天才并非不朽。

12. 谁也不要认为，人们在把他当救世主期待。

13. 一个作者对于他的读者所能有的最大的尊重，就是他从不拿出他们所指望的东西，而只拿出在自己的和别人的教养的各个阶段上他本人认为正确而又有益的东西。

14. 人人都相信，因为他会说话，所以也能够谈谈语言。

15. 起影响的作家必然是民族及其时代的代表。他们必然卓

越而有力地把民族所要求、所希望、所能够的一切表达出来。

16. 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艺术，也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的科学。艺术与科学象一切至善物一样属于全世界，只有通过所有同时代人普遍而自由的相互作用，并经常回顾过去遗留给我们而又为我们所知的一切，才能有所进步。

17. 艺术基于一种宗教气质，基于一种深刻的不易动摇的诚挚；为此，她甚至乐于与宗教合而为一。宗教却不需要任何艺术气质，它基于它特有的诚挚；但它也并不赋予任何艺术气质，它如此索然寡味。

18. 首先和最后要求于天才的，乃是对真实的爱。

19. 让我们多样化一些吧！边疆的小萝卜味道好，但最好是和栗子拌在一起吃。而这两种名贵的果品生长相隔很远呢。

20. 谁不懂得外国语，谁对本国语言就一无所知。

21. 传说第一位雕塑家提达鲁斯嫉妒过陶工旋盘的发明。诚然，什么也不会从嫉妒中产生出来；但是，这位伟人或许已经预感到，工艺终将一定危及艺术。

22. 在我身上发生过而且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一件造形艺术品，我第一眼总是不欢喜的，因为我配不上它；但是，我预感到它上面的某个优点，于是试图接近它，果然不无可喜的发现：原来我在事物身上觉察到新的品质，在自己身上觉察到新的才能。

23. 在真正的艺术中,没有什么先修班,却有一个预习阶段;但最好是让渺小的学徒参加大师的业务。从研磨颜料的学徒中间能够产生出卓越的画家来。

24. 艺术的尊严也许在音乐上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它没有任何必须打折扣的质料。它全然是形式与内容,并把它所表现的一切提高了,精炼了。

25. 演员们赢得了心,而没有奉献自己的心;他们真是优雅地欺骗了人。

26. 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只是野蛮人,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27. 谁想理解诗,必须到诗的国土去;谁想理解诗人,必须到诗人的国土去。

28. 诗必须是绝妙的,否则最好根本不写它。

29. 诗是涂过颜料的窗玻璃。

30. 翻译家使人想起媒婆,她称赞覆盖着面纱的美女的美质,从而引起想结识原作的不可遏止的欲望。

31. 表现的独创性:任何艺术的阿尔法和奥米加。

32. 荒谬事物被巧妙地描绘出来,会引起嫌恶和困惑。

33. 灵感不是可以腌上许多年的青鱼。

34. 编织花冠比找到一个配戴花冠的头颅要容易得多。

35. 一位老师如能使我们对一个好行为、一篇好诗产生感情,那么他比另一位用一系列分门别类的自然实物充塞我们的记忆的老师要更有成就。

36. 最有独创性的现代作家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他提出了什么新东西,仅仅因为他们知道怎样表现他所要说的东西,仿佛它过去从没有人被人说过一样。

37. 写散文,总得要说点什么;但是,押韵做诗的人可以什么也不要说,因为一个词产生另一个词,终归会出现某种空洞无物而又象煞有介事的东西。

38. 诗人枉自谨小慎微,诗作本身泄露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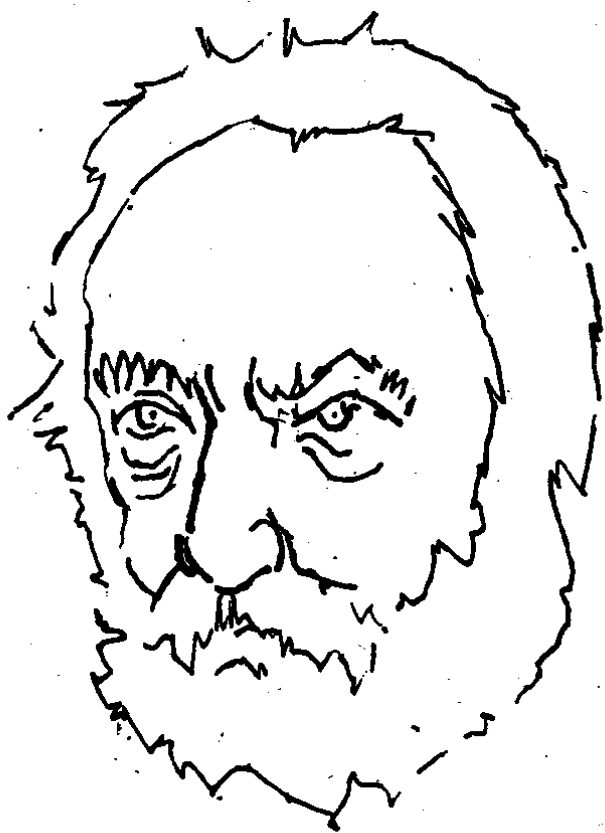
39. 性格之于美,犹如骨骼之于活人。

40. 每天应当至少听一首小歌,读一篇好诗,看一幅好画,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说几句有道理的话。

(刘半九译)

雨	果
诗	选

闻家骅译



〔张守义画〕

漫步偶见

在给了那最小的孩子几文钱之后，
他沉思地停下来看看他们。——长期的饥饿
使得他们面黄肌瘦，憔悴不堪。

他们哥儿四个在地下坐着围个圆圈。

然后，象天使处理得那般恰当，他们

把一块从污泥里拣来的黑面包分成四瓣，

他们吃着；但他们那种忧郁愁苦的样子，

任何一位妇女看了都会感到心酸。

这是因为他们在这地球上无依无靠，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们是孤儿四个！

是的，没有爹，没有娘！甚至没有一间茅屋，一个窝棚。
他们都光着脚丫子，只有那最小的一个，
可怜的孩子，拖着双太大的旧鞋，
蹒跚的脚捆上一根细麻的绳索。
沟渠常常是他们夜里睡眠的地方。
因此每当早晨，迎着百灵鸟的歌声，
颤动的树梢在明亮的天空里竖起它的黑黝黝的侧影时，
他们在露天底下，冻得多么可怜！
上帝给他们创造的一双玫瑰色的手变得通红。
礼拜天，他们在村子里东溜西窜，
想顺手摸点东西。那个小的，满脸的晦气，
唱着他并不理解的淫荡的歌儿，
为了让酒店门前那个邪恶的老汉开颜一笑，
——但他自己暗中流的眼泪何只点点！——
他唱得那么起劲，致使这欢乐的酒店
偶尔也为这一群乞儿破费几枚铜钱；
这是罪恶从地狱里扔出来的施舍，
这是溅满魔鬼的唾沫的肮脏的金钱！
他们此刻正躲在一丛荆棘后面吃东西，
他们直哆嗦，比一个小鹿还哆嗦得厉害，
因为他们经常遭到殴打，到处被人驱逐！
这几个无辜的流徒，就这样每天挨着饿，
打我的屋前走过，打你们的屋前走过，
大的带着小的，过着孤苦流浪的生活。

于是，正在凝思着的他，举首向天了望。
但他看到的却只是宁静而和煦的穹苍，